

清華簡〈尹至〉、〈尹誥〉釋讀札記*

張宇衛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錄有〈尹至〉、〈尹誥〉二文，內容涉及到伊尹作為間諜身份，與商湯密謀滅夏，而最終夏被商湯所滅之故事。而在迎接這個新時代之際，便衍伸出如何鞏固政權的論述。是故，內文除了史實紀錄，還包含面對易代之後治理人民的方式，這部分則藉由商湯、伊尹二人君臣對話予以表述。

關於〈尹至〉、〈尹誥〉的討論已可謂汗牛充棟，範圍從字詞考釋、句讀斷讀直至文獻對讀、文本分析等層面。本文在閱讀前人研究的過程中，對於部分的說解不斷反覆思考，進而有一些新的想法，因此嘗試撰作本文，內容主要就部分句子的通讀，以及字詞的考釋進行論述。

最後，本文嘗試論證「民、眾」之指向差異，認為二者之別當擴大到篇章其他對象之關係，歸結出「天一民」、「后一眾」的對比關係，「眾」會隨著政權產生領屬的改變，但「民」則為「上天的子民」，上天會因為民之受罪，給予「君后」懲戒。

關鍵詞：〈尹至〉、〈尹誥〉、句子結構、民、眾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甲骨動詞分類與句法研究」（計畫編號 MOST111-2628-H-002-013-MY2）研究成果。本文相關論述曾在蘇建洲教授主持「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研讀計畫」討論會上宣讀，會中得到與會老師們指教。後完成初稿並發表於二〇二四年六月二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三十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人高佑仁教授亦惠我良多。今蒙二位專家審議，惠賜具體修正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Research Notes o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Yin Zhi(尹至)” and “Yin Gao(尹誥)”

Chang Yu-wei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e two articles “Yin Zhi” and “Yin Gao” are the stories of Yi Yin, as a spy, who conspired with Tang to destroy Xia, and finally Xia was destroyed by Tang. These articles also contain how to consolidate political power during a regime change. Therefore, the two articles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records, also contains methods of governing the people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Tang and Yi Yin.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so far on “Yin Zhi” and “Yin Gao”, including interpretive reading of characters, sentence structure, parallel text, text analysis, etc. After reading these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o reanalyze th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new explanations.

Final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f the words the people (民) and the multitude (眾), and argues that the people (民) are contrasted with Heaven (天), while the multitude (眾) are contrasted with the ruler (后). A change in who holds political power will change who the “multitude” are subordinate to, but the “people” are always the children of Heaven, and Heaven will punish rulers because of the suffering they inflict on them.

Keywords: Yin Zhi, Yin Gao, sentence structure, the people, the multitude

一 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¹出版至今已逾十年，這期間涉及各篇章的討論仍持續不斷，其中有關〈尹至〉、〈尹誥〉的研究更是如此，除了基本的文字考釋外，舉凡歷史史實、書類文體、社會制度、篇章意旨等議題亦為學者所著重，如此累積下來的成果不僅豐厚，也可說相當龐雜，對於後來研究者來說，綜整相關資料不僅費時亦耗費心力，好在前人已經做了不少的集釋工作，如陳民鎮、李爽、許文獻等，²這些成果對於日後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本文即在閱讀前人諸多成果之後，對於部分字詞、語句通讀，以及名稱指向有些心得，因此撰作此文，希冀藉此重溫前人成果外，間接再促進〈尹至〉、〈尹誥〉的討論。

二 〈尹至〉、〈尹誥〉釋文整理

本節就〈尹至〉、〈尹誥〉釋文進行初步的整理，主要為閱讀整理者以及相關學者說法後做出簡釋，以期反應目前的釋讀成果。簡述凡例：

- （一）簡號以「〈至〉一」表示〈尹至〉篇第一簡，其餘類推，「〈誥〉一」則為〈尹誥〉篇第一簡；
- （二）下文欲進一步釋讀者，則標以數字（1）（2）（3）……；
- （三）釋文盡量採寬式，部分特殊字體則依原形隸定，後以括號標注通行字體；目前隸定尚有存疑者，則採原形，並加上註腳說明。以下列出相關釋文：

惟尹（1）自夏𡗗（徂）白（毫），𡗗（𡗗）³至在（2）湯=（湯。湯）曰：


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² 陳民鎮：〈清華簡《尹至》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7>，發表日期：2011年9月12日。陳民鎮：〈清華簡《尹誥》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8>，發表日期：2011年9月12日。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洪君好：《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

³ 「𡗗（𡗗）」字，整理者讀為「遼」，訓為「行」義；郭永秉提出此字當承自卜辭「中𡗗」一詞。「中𡗗」蓋「夜中、中夜」，「𡗗」可理解為「夜」，蓋為夜間時稱。郭永秉：〈清華簡《尹至》「𡗗至在湯」解〉，《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48-253。

「格，汝其有吉志（3）！」

尹曰：「句（后），我來，越今昀=（旬日）。⁴余光（黷）⁵其有夏眾（至）—

（4）吉好，其有句（后）厥志其倉⁶——龍（寵）二玉⁷，弗恐（虞）⁸

其有眾。⁹民沘¹⁰曰：『余及汝皆亡！』惟戡虐德，暴童（至）二亡典。¹¹夏有祥¹²在西在東，見章于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禍。』咸曰：『害（胡）

今東祥不章？今（至）三其如台？』

湯曰：「汝告我夏臞¹³，率若時？」

尹曰：「若時。」


⁴ 「我來，越今旬日」，廖名春將「旬日」理解為單位，即言夏地來到亳花費十日。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頁120-125。

⁵ 「光」字，整理者讀「閔」，黃懷信讀「微」、蕭旭讀「黷」，取伺察義，可從。黃懷信：〈清華簡《尹至》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m.bsm.org.cn/?chujian/5610.html>，發表日期：2011年1月12日，蕭旭之說參劉信芳：〈清華藏簡《壹》試讀〉一文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3>，發表日期：2011年3月17日。

⁶ 「倉」字，整理者讀為「爽」，取「差、忒」義，沈培讀為「喪」。沈培之說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文末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19日。

⁷ 二玉，整理者以為「琬、琰二女」。

⁸ 恐，整理者讀為「虞」，訓為「憂」。

⁹ 按：「寵二玉，弗恐（虞）其有眾」前面以「——」表示，旨在補充「其有夏眾吉好，其有后厥志其喪」之具體行為與內容。

¹⁰ 按：整理者釋「噂」之「聚語」義、沈建華釋作「怨」、孫飛燕理解為「允」之「誠然」義、孟蓬生採「率」說、劉雲則以「均」之「遍」義說明，沈培採「遂」等，至今莫衷一是。相關說法可參許文獻的整理。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頁54-55。

¹¹ 「惟戡虐德暴亡典」一段在釋字、斷讀上多有異說：（1）「戡」，整理者讀為「災」，王寧改釋為「茲」，其他還有讀為「滋」、「賊」等說；（2）「虐德」，整理者讀為「虐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則如字讀為「德」，可從。其他還有「賊」等說。（3）「童」，整理者讀「腫」，學者有主張與「暴」連讀為「暴動」之並列動詞結構，或「暴亂地行事」之狀動結構，或「暴腫（孕婦）」之動賓結構；另有採與「亡典」連讀為「僅亡典」等，說法紛呈。相關意見之整理可參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頁62-66。按：本文採陳民鎮「惟茲虐德，暴動亡典」的斷讀，主要認為「虐德」蓋同《吳越傳》「見桀無道虐行」之「虐行」，至於「暴動亡典」，其與「悖逆無道」結構相同，是針對「虐德」的評價，是故「惟茲虐德，暴動亡典」主要是就夏桀的殘虐無道之評價，意即「這樣殘虐的行為，（實為）兇暴無常法。」

¹² 按：「祥」，整理者云：「《左傳》昭公十八年注：『變異之氣。』《國語·楚語上》注：『吉氣維祥』」其取負面「變異之氣」、正面「吉氣」同注。本文認為「祥」是中性詞，即特指某一異象，但隨著「祥」聯繫的發生「事件」，形成某一個徵兆後，又因事件本身的走向，「祥」遂因文本的語境而有好、壞的認識。類似的概念可參看陳劍考釋甲骨的「異」字進行思考。陳劍：〈殷墟卜辭的分類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414-427。

¹³ 「臞」字，整理者讀為「隱」，張富海讀為「診」，取「省視察看」，其云：「《尹至》篇的『臞』顯然不能理解為省視察看，而應該理解為省視察看的另外一個引申義，即所謂省察的情狀、狀況，轉為名詞」，本文認同張富海將「臞」通讀為「診」，至於解釋稍作修改，「臞」本身為動詞，在「汝告我夏臞」一句中，作為動詞「告」的賓語，於是產生指稱化，而有所謂名詞義用法，即從動詞「診察」轉而有名詞「診察到（訊息）」之義，是語境文例所造成的詞義變化，非個別文字之詞義演變，類似用例如「聞」，本身為動詞，但其作為賓語，亦產生指稱化的名詞用例，《左傳·昭公四年》：「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之「聞」作為動詞「薦」賓語，遂從「聽聞」而有「聽聞到的（事情）」之名詞義。張富海：〈清華簡字詞補釋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351-354。

湯盟質¹⁴及尹，茲乃柔大縈¹⁵。

湯往〈至〉四征，弗鳧執（摯）度（5），執（摯）德不僭。

自西戡（翦）西邑，穹¹⁶其有夏。夏播¹⁷民¹⁸入于水，曰：「戰」。

帝¹⁹曰：「一勿遺」〈至〉五

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6）。尹念天之敗西邑夏。

曰：「夏自²⁰其有民，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誥〉一（7），厥辟作怨于民=（民，民）復之用麗（離）心，我戡（翦）滅夏。今后害（胡）不藍（監）？」

執（摯）告湯，曰：「我克協我友，今〈誥〉二惟民、遠邦歸志²¹。」

¹⁴ 「質」，字形作「𠂔」，整理者讀「誓」，海天（蘇建洲）改讀「質」，至此「誓、質」各自有人主張，如王寧、黃庭頤、李旭昇、夏大兆、黃德寬等人仍採「誓」之說；馮勝君、馬嘉賢、周鳳五、鄔可晶、許文獻等則以「質」為釋，相關說法的整理可參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頁82-83。按：本文採「質」為說，可參本文第一則釋讀，從名字敘述的差異，點出釋為「盟質」才能涉及到「策名委質」，反觀「盟誓」則無涉名字的轉變。

¹⁵ 「茲乃柔大縈」一句訓釋譯解頗多，「茲乃」馮勝君視為「表示因果關係之連詞」，可稍加修正為「茲」仍為指代，「乃」為關聯副詞，類似文例見於《尚書·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茲乃」是因為「乃」構成前後因果敘事；「柔」，整者讀為「柔」，安撫義，黃人二、趙思木讀「務」，訓「促疾於事」；「縈」，整理者讀「傾」，黃人二、趙思木讀「榮」，榮祭之義，馮勝君讀「援」。

總結而言，「柔大縈」該如何解釋暫且存疑，不過根據「茲乃」之「茲」回指盟質此事、而「乃」表示其產生「柔大縈」的因果關係，「柔大縈」同時開啟後文「湯往征」，可知此句當與湯、伊盟質有關外，亦指涉二人盟質的內容或實質意義，方促使商湯決定往征夏。黃人二、趙思木：〈清華簡《尹至》餘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85，發表日期：2011年1月12日；馮勝君：〈清華簡《尹至》「茲乃柔大縈」解〉，《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2014年），頁310-317。

¹⁶ 整理者讀為「戡（戡）」，訓為「勝」。

¹⁷ 「播」字原作「𦰩」，整理者讀「播」，復旦讀書會改釋「料」，之後各自有信從者，石小力依清華七

〈越公其事〉簡4「𦰩（播）棄黎老」一句，主張此字為「播」，高佑仁進一步申說，可信。復旦大學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石小力：〈據清華簡（柒）補證舊說四則〉，《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9輯（2017年），頁12-24。高佑仁：《清華柒〈越公其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3年），頁114-115。

¹⁸ 「播民」，袁金平指出「夏播民入于水」之「夏播民」非「SVO」的結構，當為定語「夏播」修飾中心語「民」，其說可從。參袁金平：〈從《尹至》篇「播」字的討論談文義對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出土文獻與古籍新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165-172。

¹⁹ 「帝」，整理者言「已即位之湯」。

²⁰ 按：此字考釋說法眾多，就字形而言，石小力的「傑」字說相對符合字形書寫，其通讀為「遏」可備一說。相關學者說法亦可參石小力：〈清華簡《尹誥》簡1「傑」字新解〉，《第十一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07-312。

²¹ 陳民鎮將「民、遠邦」並列，理解為「民眾、遠邦有歸附之心」，今從其說。陳民鎮：〈清華簡《尹誥》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8>，發表日期：2011年9月12日。

湯曰：「於虐=（呼。吾）何作于民（8），俾我眾勿違朕言？」

執（摯）曰：「句（后）其賚之其有夏之〈誥〉三〔金〕玉日〈田〉²²邑，舍之吉言。」乃至眾于亳中邑。〈誥〉四

三 〈尹至〉、〈尹誥〉釋讀九則

（一）「尹」、「摯」之稱與篇章敘事

〈尹至〉、〈尹誥〉中「尹、摯」皆用以指稱「伊尹」是無可疑的，其中「尹」屬官名，視「摯」為私名，至於何獨以「尹」稱「伊尹」，黃庭頤提出「其一是模仿西周單稱官名指涉特定人物之行文習慣而來；其二則是為簡單稱述歷史故事而衍生出的書寫筆法。」²³並以用語習慣判斷此二文屬於戰國楚人的改寫之作。〈尹至〉、〈尹誥〉是否為楚人改寫，單以人名稱呼實難以直接判定，何況這其中還涉及楚人的官制與稱呼亦有承襲自周人者，以及〈尹誥〉本身已在文獻中被轉引等因素。

不過其文中提到《尚書》以「公」稱「周公」，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在過去對《尚書》篇章的「公」的指稱上，尤其早期〈召誥〉、〈大誥〉等，大抵只會說篇章的「公」即為周公，而不會視為省稱，原因不只是視為普遍熟知的故事，還涉及書類文獻的「文本敘事」、「時代」、「關聯人物」等特點，而這些特點即在名稱上起到區別與界定作用，以此來看〈尹至〉、〈尹誥〉：（a）關聯人物，如「湯」；（b）時代「夏末商初」易代之際；（c）對話記錄的文本敘事等，故以「尹」作為紀錄本身符合書類文獻的用法，而非省稱。

接著，論及何以〈尹至〉、〈尹誥〉篇章中，需出現「尹、摯」二名俱見的敘事，本文認為這涉及角色身份的轉變。〈尹至〉、〈尹誥〉二篇存在事件先後敘事的鋪陳，其中可以清楚看到〈尹至〉一開始的對話，是以「湯曰、尹曰」對話呈現，但畫面轉到〈尹誥〉時，則改以「湯曰、摯曰」進行對話，而這兩者的界線最主要放在「湯盟質及尹」一句，因為此句之後的「弗晃執（摯）度」，便以「摯」稱呼伊尹，顯然「盟質」一事讓兩人的身分起到轉變，鄔可晶認為

²² 陳劍改釋為「田」。其說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文末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7日。

²³ 黃庭頤：〈論古文字材料所見之「伊尹」稱號—兼論〈尹至〉、〈尹誥〉之「尹」、「執」（摯）〉，《東華中文學報》第5輯（2012年12月），頁63-86。

「盟質」可能是「策名委質」，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²⁴因為從文本本身的敘事揭示了「湯／尹」、「湯／摯」二者的轉變，配合《禮記·曲禮》「父前，子名；君前，臣名。」²⁵即可以說，文本以「尹」進行敘事時其具有夏臣身分，亦可視為在夏人統治下的稱呼，然而當與湯「盟質」以後，身分有了轉變，二人上下身分確定，於是「摯」一名替換了「尹」，真正成為湯之臣。²⁶是故，易代之後，「摯」成了與君王「商湯」對話的敘寫。

不過，這個文本從「湯／尹」至「湯／摯」究竟是原始文本即是如此，還是受到周人禮制之下的轉寫，目前還難以完全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殷商甲骨裡面，商王仍以「伊尹」稱之，採取的是官名，而非私名。

（二）「至在湯」之「在」解

「彖至在湯」，「彖」為夜間時間詞，此句省略的主語為「尹」則是無可疑的，不過「至」與賓語「湯」之間需要一介詞或動詞，否則「彖（尹）至湯」的解釋，就可能如同〈尹誥〉簡4「（湯）乃至眾于亳中邑」之「至眾」，此處的「至眾」即以「致眾」之使動意進行理解，然而簡文此處若以「（尹）至湯」理解為「伊尹讓商湯到來」，顯然是不符合敘事本身。

因此，部分學者們轉而以「在」詞性等同介詞「于」，或是以「在、于」語義相近來進行理解，但這點需要稍作修正，就詞性而言，簡文「在」仍屬於動詞，這點從書類文獻中「在」還未產生介詞用法可以得證；而以語義來看的話，將「于」放入「彖（尹）至于湯」理解的話，介詞「于」引介的是目標賓語，旨在表達「伊尹」預計到達到的目標，而此時的伊尹可能還在路途上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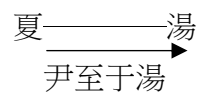
²⁴ 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61-162。按：鄔可晶文中又提到「我們不能把『湯盟質及尹』的『質』，跟後世臣之於君的委質行為完全等同起來」，其之所以如此判斷，是立基於當時可能是方國聯盟的認識，把伊尹與商湯間關係看作是聯盟，而商湯為「盟主」地位。不過，這一說法背後需要考量的，即使甲骨資料可能被判斷殷商存在方國聯盟，但是作為周人改寫過後的戰國文獻資料，尤其此二篇又與〈赤艚之集湯之屋〉、〈湯處於湯丘〉等商為君、伊尹為臣的資料共現時，是否仍需採方國同盟制度，便需存疑，畢竟方國同盟這是根據甲骨材料以及人類學等相關知識推論出，但在周人的傳世文獻中，並未存在「盟主、同盟」的訊息。

²⁵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頁39。按：審查者提醒《禮記·曲禮》是否可以規範到商湯時代？就歷史層面而言，當時是否存在此一制度確實需存疑；但從文本書寫角度，若經後人改寫，且又為周人時，相關名物制度的融入則是相對可能的，例如後文提到「民、眾」的差異，甲骨文中卻只有「眾」，而無「民」，單就這一點亦可說明歷史事實、文本書寫／改寫是存在差異的。

²⁶ 按：至於〈尹誥〉開篇「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仍以「尹」進行敘事，此源於此二句屬於該篇開篇的主題，即「尹既及湯咸有一德」涉及到伊尹、商湯最早的盟質本身的概括，故仍採「尹」作為敘述。

點處，但是對照《尚書·顧命》「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²⁷之「出在應門之內」，以動詞「在」描述周王走出廟門後所定著的地點，此時的「應門之內」不宜作目標賓語而是地點賓語。

因此，「彖（尹）至在湯」之「在湯」也是描述「尹至」後定著的地點所在，因強調定著地點而非前往的目標，故以「在」描述。以表格表述二者差異：

	
強調伊尹到目標的過程。	著重伊尹最後的定著點。

「在」這種類似的用法，也見於出土文獻中，如清華一〈皇門〉簡1「惟正〔月〕庚午，公格在庫門。」²⁸、清華三〈說命中〉簡1：「說來自傅巖，在殷。武丁朝于門，入在宗。」²⁹其中的「公格在庫門」、「（武丁）入在宗」不同於「公格庫門」、「（武丁）入宗」的句子表達，而是加入動詞「在」用以說明主語動作者最後的定著點。

（三）「汝其有吉志」之「吉志」解

「志」，《說文》「志，意也」，蓋指志向、意向之意。至於「吉」字，季旭昇依靠字形與文例，採「堅定」之意，就字義本身而言，是相對可信的。³⁰那麼「吉志」一語具體含義與指向，則需要回到語境之中進行思考，由於此處是商湯對伊尹說「汝其有吉志」，需注意到幾點：

- a. 背景是伊尹從夏地來到亳；
- b. 預設的聽話者／對話者為「伊尹」；
- c. 對話的內容顯然涉及的伊尹當時本身從事的工作——類似間諜的行為。

因此扣合背景、對話者、對話內容的指向，所謂的「吉志」的解讀，便離不開伊尹當下的行為（徂亳）與任務（間諜）。基於上述認識，反過來看學者們的解

²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283。

²⁸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64。

²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25。


³⁰ 季旭昇：〈清華壹〈尹至〉〈尹誥〉中的「吉」字〉，《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32期（2016年6月），頁8-17。

讀，如黃懷信主張「好情報、好消息」，³¹此一解釋就偏向任務的訴求，即回報以夏（君、民）的情況，此時的「吉志」指的是夏當時的狀況，意即客觀的觀察結果；至於廖名春「好的打算」、沈建華「好的主意」或季旭昇「堅定（滅夏）的心意」等，³²則偏向伊尹自身的想法與決定，主要為個人主觀的想法與意願。其中，季旭昇顯然已注意如果只是伊尹個人的意志與想法的話，明顯在伊尹的任務行為上就會缺少描述，這樣的解讀便無法扣合本篇語境本身，故其以「（滅夏）」進行補充表述。基於上述的觀察，再綜合以下兩點：

- a. 考慮此行伊尹前來的目的在結盟，商湯、伊尹二人還沒形成盟約時，商湯明顯想知道的是目前客觀的情勢；
- b. 配合後文的回答，重點放在「其后厥志倉」，「志」指的是夏桀的意向，伊尹以「倉（喪）」作為推斷，指其君主的意向喪失了。

藉由上述兩線索看來，商湯當非直接問伊尹當下本身的內在意向，而是就伊尹此時的行為（徂亳）與任務（間諜）等進行一種推斷，配合「汝其有吉志」的「有」著重掌握、擁有之意，故整句即可理解為「您掌握堅實（或可靠）的意向」。換句話說，句子並不是寫成「汝志其吉」，若為「汝志其吉」，則「汝志」便可直接限定在個人主觀的意志上，反觀「汝其有吉志」之「有吉志」則是在推斷伊尹目前「有」（擁有、掌握）的客觀情勢。

（四）「余光（臚）其有夏眾 吉好」之「」考






字，整理者缺釋，李松儒釋為「不」，以「其有夏眾不吉好」為「生活不好」，³³季旭昇亦採此說，而理解為「不肯堅實地對國家盡忠」，則是融入對夏眾行為的觀察，相對於李松儒只是消極地記述眾人的生活，季旭昇的解釋則顯示眾人積極的表現。但關於此字殘筆是否為「不」，許文獻則以「然而，此上


³¹ 黃懷信：〈清華簡《尹至》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610.html>，發表日期：2011年3月17日。

³²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頁120-125；沈建華：〈清華楚簡《尹至》釋文試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67-72；季旭昇：〈清華壹〈尹至〉〈尹誥〉中的「吉」字〉，頁8-17。

³³ 李松儒：〈清華簡殘泐字辨析〉，《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397-400。其說法首發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文末評論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

橫筆居右上一隅，而疑似左曳筆與下橫筆之位置，亦或有疑。」³⁴指出殘筆與「不」在字形上的距離。

既然字形上，尚難以推定，不妨從句子結構來思考殘筆的可能解讀。首先，「余光（𡇗）其有夏眾  吉好，其有后厥志其倉」主語為「余」，動詞為「光（𡇗）」，而「其有夏眾  吉好，其有后厥志其倉」則是賓語，並且是明確的排比句，主語各是「其有夏眾、其有后」，至於這兩排比句是各自獨立並列，還是有連帶因果關係？首先，「其有后厥志其倉」之有后蓋指夏桀，「倉」依據沈培考釋為「喪」，故「其倉（喪）」是即將喪失的意思，³⁵存在一種動態演變的推斷，而這個推斷的背後則有著伊尹對於現狀長時間的觀察，也就是說「其有后厥志其倉」此一推斷的依據，來自「龍（寵）二玉，弗虞其有眾」相關現狀的說明，現狀便是夏桀親近女色，對於其部眾的相關事務不關心，也因為夏桀耽於享樂，漸漸也就失去民心，可是〈尹至〉作者對於夏桀耽溺女色，則是強調「厥志其倉（喪）」的一面，對比《呂氏春秋·慎大》「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³⁶的描述，其中「好彼琬、琰，不恤其眾」正可對應〈尹至〉此處「龍（寵）二玉，弗虞其有眾」，反觀〈慎大〉此段未言及夏桀之意向，而只言「眾志」之「不堪」，即眾人的意向是不堪負荷，揭示二者敘事角度不同，〈慎大〉著重在夏桀的行為導致「眾志不堪」，著重一種先後因果順序關係，反觀〈尹至〉則是先強調「其有夏眾  吉好」，再言「其有后厥志其倉——龍（寵）二玉，弗虞其有眾」，顯然「其有后厥志其倉——龍（寵）二玉，弗虞其有眾」是「因」，而「其有夏眾  吉好」是「果」，顛倒因果順序的敘寫，著重「有夏眾」因為「因」所形成的「 吉好」的狀態，但二者亦具關聯性。

基於上述對於句子結構的分析與文例脈絡的討論，筆者傾向「」當是「志」的殘筆，比較如下：

³⁴ 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頁49。另外，許文獻書中另外整理了「懷、言」等說，並進行了檢討，其論證可信，至於其另外提出「達」字之說，在字形上的對應缺乏確證，「夏眾達（失）吉好」語義理解上亦不適切。

³⁵ 沈培之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文末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19日。

³⁶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55。



可讀為「其有夏眾^志（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倉」，指的是「夏的人民意志堅定完成、具備³⁷了，而其君主他的意志逐漸喪失」，在「志（意向）」上呈現出一種此消彼漲的發展，且「有夏眾^志（志）吉好」與「其有后厥志其倉」的推斷正呼應「臚」字，以暗中查訪來觀察他人意志，而這些意志的結果，正訴說著「民心可用」的觀察。揭示〈尹至〉中的伊尹著重「夏眾」的意向，只要與其君主是背離的，那麼才有可趁之機，參照〈尹誥〉「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的結果就是「其眾」不與「桀」守邑，這正好呼應伊尹前面的觀察是正確的，「眾／后（桀）」確實已不同調。

（五）「湯往征，弗臈執（摯）度」句解

整理者斷讀為「湯往征弗臈，執（摯）度，執（摯）德不僭。」並將「執」考釋為伊尹私名「摯」，而以「臈」通假為「服」，而今學者多將「臈」改釋為「附」，³⁸。至於在斷句上，學者們多半同整理者。本文認為整理者的斷讀可商，當修正為「湯往征，弗臈執（摯）度，執德不僭」，以下展開說明：

首先，「弗臈（附）」之「弗V」形式不會用作動詞賓語，就傳世與出土文獻中而言，只會有「V＋不＋V」的用法，而不會看到「V＋弗＋V」，例：

以王命討不庭。（《左傳·隱公十年》）³⁹

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記·五帝本紀》）⁴⁰

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墨子·辭過》）⁴¹

方狄不享。（《述盤》，《新收》757，西周晚）

³⁷ 按：此處將「好」翻譯成「完成」，是因語境所造成，由於「好」本身有內在美善、外在美貌等意思，但是若將其排除內在與外在的描述，而放入時間發展的序列而言，「好」有類似完成、完畢之意，如《詩經·小雅·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詩經·大雅·生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則指向田車、作物已經完工、長成，而〈尹至〉此處則強調「有夏眾志吉好」的完成與具備。

³⁸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札記〉。

³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78。

⁴⁰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頁24。

⁴¹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5。

方懷不庭。(〈逮盤〉,《新收》757,西周晚)

上述例子皆屬於「V+不+V」的句式。而且這些動詞是不會出現「*V弗享」、「*V弗庭」、「*V弗服」等用例,因此就結構而言,「弗冕(附)」不會作為「湯往征」的賓語,換句話說,如果文例本身是作「不冕(附)」的話,⁴²「湯往征不冕(附)」是完全可講通的,然而此處寫作「弗」,⁴³故此段當改讀為「湯往征,弗冕(附)執(摯)度」,「弗冕(附)執(摯)度」的主語仍是商湯。

其次,「湯往征」以下當是描述商湯的功業,意即如何滅夏的過程,不應出現「執(摯)度」之「執(摯)」作為主語,且若視「執(摯)度」為獨立的主謂句,則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就是「度」的內容為何?但若把「執(摯)度」作為「冕(附)」的賓語,「執(摯)度」產生指稱化,則是文獻常見的用法。⁴⁴

「弗冕(附)執(摯)度」,意即即商湯不附和伊尹的圖度、規劃。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何以說商湯不附和伊尹的圖度?顯示二人觀點歧異,其線索當與後文「帝曰:一勿遺」有關,帝即商湯,其主張對夏之播民趕盡殺絕,老幼不留,這樣的行為可能與「執(摯)度」背離。這一點訊息可與後文「尹念天之敗西邑夏」互參,歷經商湯「一勿遺」殘暴對待後,進行全面統治時,如何改變殘暴印象,避免同「西邑夏」的結局,於是產生了〈尹誥〉中商湯、伊尹進行如何收攏人心的對話。以上,是就文例脈絡的推論,究竟商湯如何不附和伊尹的圖度,具體情況在目前傳世文獻中還未有直接證據。不過隨著出土文獻的公布,今日已見到越多傳世文獻未見者,例如「帝曰:一勿遺」之商湯形象亦不曾出現。

「執(摯)德不僭」則是在補充商湯「弗冕(附)執(摯)度」的情況下,臣子執(摯)的行為未有差失,⁴⁵也就是說商湯往征西邑夏之時,沒有附和臣子摯的圖度,(但是即使如此)臣子摯的行為亦未有差失(或僭越),突顯伊尹在盟質之後,確立了君、臣關係之下,即使圖度未能得到商湯的採納時,亦不讓盟質關係破局,也因為這樣,最終亦以臣子角色幫助商湯成功征討西邑夏。故「湯往征,弗冕(附)執(摯)度,執(摯)德不僭」可視作一個前提敘

⁴² 按:整理者於前面題解處亦解釋為「征伐不服」,也是用「不服」,非以「弗服」解之,這一點也突顯「V+不+V」句型合理性,而非「弗」。

⁴³ 按:《詩經·大雅·韓奕》「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之「榦不庭方」,「不庭」作為定語修飾「方」,這類用法也不見於「弗V」之中。

⁴⁴ 指稱化的討論可參宋紹年:〈古代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指稱化與名詞化〉,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頁331-340。

⁴⁵ 「僭」,整理者以「差也」解之。

事，而至於真正征伐的戰爭過程則表現在「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戰。帝曰：『一勿遺』」一段。總結而言，「湯往征」到「帝曰：『一勿遺』」這段，可以歸結為「前提敘事（二人關係）」以及「戰事過程」兩種敘事層次。

從另一方面思考，若從整理者斷讀為「湯往征弗臈，執（摯）度」，文例敘事邏輯則存在不合理之處，因為前面已言「湯盟質及尹」，而盟質的內容當與滅夏有關，所以後面才有「自西翦西邑」的結果，既然目標是滅夏，結果也是翦夏，中間突然插入談到商湯要去討伐「*弗臈」，這其中除了未言弗服的具體對象是誰外，也沒說征服「弗服」的結果，但這時候畫面突然卻直接轉到翦夏，這部分問題是在翦夏前，也沒直接提到要討伐夏。因此按照原來的斷句，便會產生「往征弗臈，沒有結果」、「沒有開始，卻自西翦西邑」的一段敘事，呈現出一個沒有結果、一個沒有開始，明顯存在敘事斷裂的不合理之處。

（六）「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解

「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一句也見於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的〈緇衣〉篇，郭店本作「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上博本同，僅「湯」改以「康」表示，《禮記·緇衣》則作「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由於有異文關係，加上字詞認識差異，導致學者在解讀上有所不同，本文以下先從個別字詞的結構進行說明，接著推論此句的釋讀：

1. **既**：虞萬里視為時態副詞，表示完成之意；⁴⁶或以為「暨」假借，與「及」形成複詞，為廖名春所主張；⁴⁷或以「既」為「尹」之借字，如周鳳五。⁴⁸本文同意「既」當作為時態副詞用法，詳見下文論述。

2. **及**：鄔可晶看作介詞，引介「湯」這個與事實語；⁴⁹周鳳五也視為介詞，並認為此字具備特殊情景，主要用於盟誓；⁵⁰孫飛燕、季旭昇則解釋為「至」，以為動詞。⁵¹本文同意「及」當為介詞，⁵²此外亦如周鳳五論述，介詞「及」出

⁴⁶ 虞萬里：〈清華簡《尹誥》「佳尹既逌湯咸有一憲」解讀〉，《史林》2011年第2期，頁35-40。

⁴⁷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110-115。

⁴⁸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449-458。

⁴⁹ 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頁153-167。

⁵⁰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頁449-458。

⁵¹ 孫飛燕：〈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李學勤等主編：《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99-102；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頁22-25。

⁵² 大西克也提到楚簡中「及」為介詞，「與」為連詞。參（日）大西克也：〈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

現的場合具備盟誓之意。⁵³

3.咸：副詞，修飾「有」，但其中有差異，有些主張理解為「都」，為程度副詞，或理解為狀態副詞，表示完畢，如鄔可晶；⁵⁴另有主張人名之說，視為「湯」之名。⁵⁵本文採副詞說，並取「盡（完盡、完全）」之意，⁵⁶「咸」作為人名之待疑處，最直接證據是〈尹至〉、〈尹誥〉都是以「湯」一名進行敘事，未見「咸」。

4.一德：與德性相關，黃懷信採「恆一不變之德」的解釋；⁵⁷與目標相關，如孫飛燕「同心同德」，沈培「共同一條心」，周鳳五「以殺桀滅夏為共同目標」，姚蘇杰「一致的目標」，⁵⁸或是鄔可晶所謂二族的融合。⁵⁹本文亦認為「目標」一說較為合理。

藉由針對個別字詞與語法地位的解釋，進一步來看「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結構，此句的主語為「尹」，主要動詞是「有」，其賓語為「一德」，「及湯」是介賓結構，引介與事，接著需要進一步解釋「既、咸」的作用，

首先，「既」修飾動詞，中間可插入介賓結構，如《左傳·僖公四年》「（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⁶⁰「與中大夫」即一介賓結構，其句式也可以寫成「（驪姬）既成謀與中大夫」，「既」用以修飾「成謀」。所以「尹既及湯咸有一德」也可以將介賓結構移動為「尹既咸有一德及湯」，便形成「既、咸」同時修飾「有」，初看顯得特別，但這樣用法卻是存在的，例：

明公朝至于成周，延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

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頁130-144。

⁵³ 「及」特殊用法，亦可參李學勤：〈郭子姜首盤和「及」的一種用法〉，《重寫學術史》（合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68-269。

⁵⁴ 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頁153-167。按：鄔可晶於文末補記改從陳劍之說。

⁵⁵ 蔡哲茂：〈論殷卜辭中的「𠂔」字為成湯之「成」——兼論「𠂔」「𠂔」為咸字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卷第1期（2006年），頁1-17；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頁153-167。

⁵⁶ 蘇穎：《上古漢語狀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頁184-185。

⁵⁷ 黃懷信：〈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書》〉，《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66-69。

⁵⁸ 孫飛燕：〈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頁99-102；沈培之說見孫飛燕：〈試論《尹至》的「至在湯」與《尹誥》的「及湯」一文之評論，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73>，發表日期：2011年1月11日；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頁449-458；姚蘇杰：〈清華簡《尹誥》「一德」論析〉，《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2期，頁371-404。

⁵⁹ 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頁153-167。

⁶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203。

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作冊矢令尊〉，《集成》6016，西周早。〈作冊矢令方彝〉文例同）

一個動詞有出現兩個狀語修飾並不奇怪，如同今日「班上同學已經一起去探望過生病的老師」，「已經／一起」也都是副詞，前者是時態副詞，後者則為範圍副詞，反觀「既」亦為時態副詞，表示動作完成，至於「咸」則屬範圍副詞，有「畢、盡」之義，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尚書·洛誥》）⁶¹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尚書·君奭》）⁶²

至於類似「既（時態副詞）＋咸（範圍副詞）」結構者，文獻亦不少見，如：

蘇修、朱嬰既皆陰在邯鄲。（《戰國策·魏策》）⁶³

至于今，既畢獻。（《禮記·檀弓下》）⁶⁴

燕既盡降齊城。（《史記·田單列傳》）⁶⁵

「皆、畢、盡」皆為範圍副詞。有了上述的認識後，「伊既及湯咸有一德」即可以譯解為「伊尹已經和商湯徹底地有了（達成）共同的目標。」

（七）「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句解

整理者將「亦惟厥眾」與下句「非民亡與守邑」分讀，廖名春則是將其與「夏自其其有民」連讀，指「挫敗於眾，為眾所顛覆」；⁶⁶劉洪濤則改讀「非」為「彼」，季旭昇根據劉洪濤、落葉滿空山（網名），重新斷讀為「夏自其其有民，亦惟厥眾、彼民亡與守邑」，⁶⁷將「厥眾、彼民」視為並列。實際上〈尹至〉、〈尹誥〉二文的「民、眾」有層次的分別，不宜視為並列關係，參後文之論證。

⁶¹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231。

⁶²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247。

⁶³ 〔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325。

⁶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178。

⁶⁵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997。

⁶⁶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研究〉，頁110-115。

⁶⁷ 劉洪濤、季旭昇等說，參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頁26-27。

本文認為此句當以整理者斷讀為是，「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的「非」當即「不惟」之合音字，整句即「亦惟厥眾，不惟民亡與守邑」，「惟厥眾」意思是「是夏之部眾」，「不惟民」可理解為「不是人民」，「亡與守邑」之「亡」否定的是「與守邑」，而「與守邑」之「與」後面省略「夏」或「辟」，原句為「與（夏／辟）守邑」，「亡與守邑」可以理解為「〔沒有「和（君王）堅守城邑〕」，配合前面的「亦惟厥眾，非（不惟）民」，這種用「非／惟」陳述兩種對象，多見於《尚書》文本中，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盤庚〉）⁶⁸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西伯戡黎〉）⁶⁹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多方〉）⁷⁰

基於「非、惟」的認識便可將整段串起來譯解為「也就是他的部眾〔沒有和（君王）堅守城邑〕，而不是人民沒有和（君王）堅守城邑。」

（八）「何作于民」之「作」解

「何作于民，俾我眾勿違朕言？」之「作」，整理者理解為「祚」，訓為「福也」，廖名春等人改依「作」理解，翻譯「何作于民」為「對『民』，我要幹些什麼」，⁷¹李學勤後改以「製造」理解。⁷²

首先，學者們依「作」解釋較為合理，由於「何作于民」其原來語序當為「作何于民」，參照〈尹誥〉伊尹話語談到夏后時，言及「厥辟作怨于民」，其中「作怨于民」一句，其結構與「作何于民」同。而就「作怨于民」之「作」，似乎不宜用「製造」義進行理解，⁷³很明顯「怨」這抽象事物透過動詞「作」最終來到「民」的身上，因此「于民」之「民」當視為目標賓語，因為有轉移的作用，翻譯時可以加入「給」這個意思，全句可理解為「帶給人民怨恨」，本文以「帶」翻譯「作」，主要是從「興起、產生」引申而促成（抽象）事物的轉移

⁶⁸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128。

⁶⁹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145。

⁷⁰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258。

⁷¹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研究〉，頁110-115。

⁷² 李學勤：《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頁382。

⁷³ 張玉金提出出土文獻中動詞「作」賓語若為「福、怨、凶」一類，則取「創制、設立」，其說亦可商。參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作」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529-533。

時，遂有「帶起」的語義，類似句型如「作福元孫」（〈叔尸鐘〉，《集成》227，春秋晚），抽象的「福」也是透過動詞「作」轉移到「元孫」身上，故其可以理解為「帶給元孫福氣」。此外，可與「造+N」句式相參照，今日常言「造福人群」，「造福」之「造」也從「製產」轉而有「帶起、帶給」的語義。

基於上述的解釋，回來「何作于民」一句，其意則為「要帶給人民什麼？」方能「俾我眾勿違朕言」，也因為有給予的目標，伊尹以「賚之其有夏之金〔玉〕日〔田〕邑，舍之吉言」進行回答，正是說明伊尹認為商湯要帶給人民的東西就是「金玉田邑、吉言」。

四 談〈尹至〉、〈尹誥〉「民、眾」的指向

〈尹至〉、〈尹誥〉二文中「民、眾」多次出現，歷來學者大抵都將其視為相同的意思，唯有王寧有別其他學者意見，藉由文意脈絡指出〈尹至〉、〈尹誥〉「民、眾」是有分別的，其云：

〈尹至〉中先說「眾」如何，接著後面說「民沘曰」，抱怨的話都是「民」說的，不說是「眾」；最主要的是〈尹誥〉，「夏自_其其有民，亦惟厥眾」，「吾何作于民，俾我眾勿違朕言」，將「民」與「眾」對舉，因此筆者認為，這兩篇書中的「眾」和「民」斷非一事，「眾」當是指夏商的軍隊，並非平民。⁷⁴

其基本利用眾、民在篇章中對舉以及前後敘事予以區別，認為「民」當為平民，而「眾」則是軍隊之稱。針對王寧的說法，黃麗娟則以〈尹至〉、〈尹誥〉「民、眾」存在對舉的互文的關係，反對二者意思有別，⁷⁵文中其以「夏自_其其有民，亦惟厥眾」之民、眾對舉互文、而「非民亡與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麗（離）心」則是民、厥辟對舉，以此推定民、眾無別。


不過，黃麗娟對於這個文句結構的分析是需要商榷的，上文已提到「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當一起看待，而不是把「亦惟厥眾」與「夏自_其其有民」合看，因為此處「惟、非」是作為對比鋪陳，說的是「眾」沒有一起守城

⁷⁴ 王寧：〈清華簡《尹至》《尹誥》中的「眾」和「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396，發表日期：2011年2月4日。

⁷⁵ 黃麗娟：〈清華簡〈尹誥〉疑難字詞考釋〉，《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33-58。

邑，而不是「人民」，既是如此的話，二者其實非互文，而當視為對比，所以本文認同王寧「民、眾」二者當有別，⁷⁶只是其非屬「平民、軍隊」之分，亦非僅僅如馮勝君所謂「普通百姓、百官」之別。⁷⁷本文認為二者的討論，當避免只關注在「民、眾」二字在文章中的用法，而應該要擴大到文本內「民、眾」與其他指稱的對比關係，方能呈現出他們的用法差異，其中需注意的對比關係，便是「天、后」，以下先畫出本文認為結構區別：

天		
夏后（桀）		
民	夏眾	民
民		

伊尹主要伺察的對象是夏后（桀），以及他所屬的部眾，所以其回報時，主要先說「余臚其有夏眾」（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倉（爽）」，以「夏眾／有后」分別表述，並以「夏」作為「眾」定語，標示「眾」之領屬權。

接著，伊尹又談到「民沘曰：『余及汝皆亡！』」佳戡虐德，暴童亡典。夏有祥在西在東，見章于天……」則是開始描述「民」現況，但是在其中卻加入「天」的元素，意即「民」之痛苦，「天」亦以災異示警。那麼「天、民」為何如此緊密呢？我們可以從同屬清華簡的篇章文例可以看出，例如：

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下民。（《清華（伍）》〈厚父〉簡5）⁷⁸

古天氏降下民，作寺后王、君公。正之以四輔。（《清華（玖）》〈成人〉簡5）⁷⁹

透過這兩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到「民」是由上天所降，也就是人民本來為上天所有，是上天把人民帶到地上，所以全天下的人民都是上天的子民，因此人民生活痛苦時，上天理所當然作出示警給予人民，同時也將示警給予當時（某地）的君王；另從「設萬邦、作之君」、「作寺后王、君公」也說明，邦國、君

⁷⁶ 陳民鎮也指出「不過〈尹誥〉中的「眾」確與「民」有略微差別。」參陳民鎮：〈清華簡《尹誥》集釋〉。

⁷⁷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102-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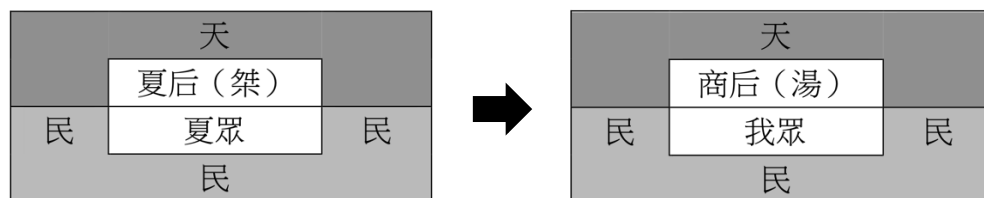
⁷⁸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09。

⁷⁹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54。

后是後於人民所產生的，為何要創造「君后」，目的在「助上帝亂下民」。這類「民主」之說內容之涵蓋，梁濤有過很好地總結，共提出三點：

- (1) 天為人間民眾選立主人或統治者。
- (2) 所選的主人或統治者是可以替換或改變的。
- (3) 替換或改變的根據在於後者的表現。⁸⁰

這些觀察都是可信的。因此可以說「民」是相對「上天」而言，⁸¹其不受到邦國屬性的限制，而當邦國產生，君后得立後，人民受到不同政權的管轄，因為轄屬的關係，在邦國「君后」系統之下，開始有了「眾」的群體概念，當然這些「眾」不僅侷限於馮勝君所謂的「百官」，其中也當涵蓋一般人民，只是「眾」相對「民」而言強調的是其為「君后」所轄屬，並且隨著政權轉移，會產生歸屬權的問題，例如〈尹誥〉中商湯的發問「湯曰：『於虐=（呼。吾）何作于民，俾我眾勿違朕言？』」出現「民、我眾」，在「眾」的前面加以「我」來表示歸屬，但「民」相對於「上天」，其屬性亦未改變，改變的是「君后」以下轄屬的「眾」，以下兩圖表現出夏、商易代間差異：



因此，〈尹誥〉提到「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標舉滅夏者不是君主商湯，而是「上天」，對照下文伊尹話語中先說「夏自_其其有民」，意思是因為夏桀「_其其有民」，方使得「上天」給予懲罰，「民／上天」的關係依然緊密，以致於伊尹才會說「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真正不一起固守城邑是「君后」夏桀所轄屬的「部眾」，而不是「上天」之「子民」。

而伊尹「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麗（離）心」這段話，則在呼應〈尹至〉「民沆曰：『余及汝皆亡！』」說的是夏桀迫使「上天的子民」出走，那

⁸⁰ 梁濤：〈清華簡《厚父》與中國古代「民主」說〉，《清華簡研究》第4輯（2021年），頁43-66。

⁸¹ 裘錫圭已提到「在《詩經》裏，『下民』是跟『上帝』相對而言的（《大雅·蕩》、《大雅·十月之交》）」參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段的初步研究〉，《裘錫圭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3。

麼如何避免人民出走，且又可讓其他邦國的人民來到我的底下（這點突出「民」具有移動性，「眾」則不強調這一點），伊尹提出的建議則是「我克協我友，今惟民、遠邦歸志」，在「克協我友」的情況下，原本我底下「上天的子民」以及遠邦（上天的子民）都會真心歸附。

最後再來看商湯說「吾何作于民，俾我眾勿違朕言？」這句話，學者多半主張「民、我眾」相同，如果單看這兩句，二者確實有疊合，但是放入本文所謂「天一民」、「后一眾」的脈絡底下，即可理解為「我要帶給（上天的）子民什麼呢？方能讓我轄屬的部眾不要違背我的話。」總歸而言，「我眾」是「君后」商湯所轄屬的，其基本的組成仍是上天的子民，而當所謂「（上天的）民」受到「君后」迫害或愛護時，「上天」會給予相應的懲罰／賜福，其中最嚴厲的懲罰，便是給予「滅亡」，替換掉「君后」，致使「（君后的）眾」的轄屬產生變化，這點上文提到的梁濤已有說明。是故，「上天的子民」的身分依然不變，也因為有「天」的存在，其與「子民」的連結性強，是以作為克制「君后」行為的存在。

結論，「民」即相對「天」之存在，以「人民」解之亦可；「眾」則是依附「君后」的存在，隨著君后的改變，領屬關係也會產生變化，故以「部眾、群眾」理解，較能突顯這類領屬關係。




另外，可延伸思考的是「天一民」、「后一眾」的系統，是否有同屬性的文獻？姑以《尚書》為例，「眾」多見於商書〈湯誓〉、〈盤庚〉，與虞書〈大禹謨〉中，今本周書卻僅見於〈呂刑〉一例，「后」一詞的使用也大抵如此，揭示周書不適用此套系統，反觀〈大禹謨〉「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可與〈尹誥〉「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相互參照，至於〈湯誓〉「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亦以「我后、我眾」並見，間接說明〈尹至〉、〈尹誥〉被歸類為商書是有道理的，從大方向而言，至少可以判斷「后一眾」系統確實存在於有關商史實文獻中。⁸²

五 結論

本文主要是在閱讀前人的考釋與譯解的成果之後，綜整出篇章脈絡過程

⁸² 按：本文不再擴及商代甲骨文記錄，原因有（1）商代甲骨屬於占卜文獻，未必與當時文獻書寫相同；（2）甲骨文中「天」與「民」的概念並不突出。反觀「天一民」、「后一眾」可能與殷周異代思維有關，將另撰文詳探。

中，進而就其中字詞訓詁、文例解讀進行討論，以下分述之：

- (一) 字詞訓詁：(1) 指出「至在湯」之「在」為動詞，後面的賓語為地點賓語，強調其動作的定著點；(2)「汝其有吉志」之「吉志」，依據其行為（徂亳）與任務（間諜），解讀為「堅實（或可靠）的意向」；(3)「何作于民」之「作」，配合「于民」此一補語，引介出目標，當以「帶起」理解較為適切。
- (二) 缺字辨疑：「余光（𠂔）其有夏眾  吉好」之「」，字形相當模糊，本文透過文例的分析以及語境的對應，嘗試將此字分析為「志」，「其有夏眾 （志）吉好」正與「其有后厥志其倉（喪）」呈現出消長之因果對比。
- (三) 文句斷讀：(1) 指出整理者「湯往征弗𠂔，執（摯）度，執（摯）德不僭。」斷讀有誤，當重新斷讀為「湯往征，弗𠂔（附）執（摯）度，執（摯）德不僭。」其中「弗𠂔（附）」不會當賓語，整句的意思是湯往征夏，沒有附和摯的圖度，但摯的行為並沒有因此有差失；(2)「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當同整理者以一句通讀不分斷，既（時態副詞）、咸（範圍副詞）都是修飾「有」，「及湯」則是介賓結構；(3)「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這兩句當看作前後相關，而不是各自分讀，並舉「惟／非」進行論證。
- (四) 制度用語：從〈尹至〉「尹、湯」對話，到〈尹誥〉之「摯、湯」對話，指出「盟質」一事，重新建立「尹、湯」的身份，進入君臣系統之中，「摯」一名於是出現。

除了上述四個層面外，本文也根據篇章脈絡，重新探討「民、眾」的指向差異，指出二字之別非侷限在本身，當從篇章出現的其他對象予以界定，進而歸結出「天一民」、「后一眾」對比序列，其中「眾」的領屬會隨著政權改變，而「民」始終為「上天的子民」，因此民有受罪時，上天除了給予警示外，亦對「君后」予以懲戒，而「君后」隨時需拉攏、鞏固自己的「部眾」，讓「部眾」能聽從自己外，也藉此得到更多歸附的「上天子民」。因此，「民、眾」內部組成是一樣的，但其差別在於相對的視角不同（天、后），以及是否隨政權產生轉移。

參考文獻

一 傳世文獻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
- 〔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許維遙：《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

二 近人論著

- 〔日〕大西克也：〈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頁130-144。
- 王寧：〈清華簡《尹至》《尹誥》中的「眾」和「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96，發表日期：2011年2月4日。
- 石小力：〈清華簡《尹誥》簡1「僇」字新解〉，《第十一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07-312。
- 石小力：〈據清華簡（柒）補證舊說四則〉，《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9輯，2017年，頁12-24。
- 宋紹年：〈古代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指稱化與名詞化〉，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頁331-340。
- 李學勤：〈郭子姜首盤和「及」的一種用法〉，《重寫學術史》，合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68-269。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李學勤：《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年。
- 李 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 李松儒：〈清華簡殘泐字辨析〉，《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397-400。
- 沈建華：〈清華楚簡《尹至》釋文試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67-72。
-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季旭昇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季旭昇：〈清華壹〈尹至〉、〈尹誥〉中的「吉」字〉，《彰化師大國文學誌》32期，2016年6月，頁8-17。
- 姚蘇杰：〈清華簡《尹誥》「一德」論析〉，《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2期，頁371-404。
- 洪君妤：《戰國竹書伊尹文獻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
- 高佑仁：《清華柒《越公其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3年。
- 孫飛燕：〈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李學勤等主編：《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99-102。
- 袁金平：《出土文獻與古籍新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 張富海：〈清華簡字詞補釋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351-354。
- 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作」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1輯，2016年，頁529-533。
- 陳 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 陳民鎮：〈清華簡《尹至》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7>，發表日期：2011年9月12日。
- 陳民鎮：〈清華簡《尹誥》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8>，發表日期：2011年9月12日。
- 黃人二、趙思木：〈清華簡《尹至》餘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

-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85，發表日期：2011年1月12日。
- 黃懷信：〈清華簡《尹至》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610.html>，發表日期：2011年3月17日。
- 黃懷信：〈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書》〉，《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2012年第6期，頁66-69。
- 黃庭頤：〈論古文字材料所見之「伊尹」稱號——兼論〈尹至〉、〈尹誥〉之「尹」、「執」（摯）〉，《東華中文學報》第5輯，2012年12月，頁63-86。
- 黃麗娟：〈清華簡〈尹誥〉疑難字詞考釋〉，《國文學報》52期，2012年12月，頁33-58。
-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梁 濤：〈清華簡《厚父》與中國古代「民主」說〉，《清華簡研究》第4輯，2021年，頁43-66。
- 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
- 虞萬里：〈清華簡《尹誥》「佳尹既_𠄎湯咸有一惠」解讀〉，《史林》2011年第2期，頁35-40。
- 馮勝君：〈清華簡《尹至》「茲乃柔大縈」解〉，《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2014年，頁310-317。
-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19日。
- 鄔可晶：〈「咸有一德」探微〉，《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61-162。
-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頁120-125。
-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110-115。
- 裘錫圭：《裘錫圭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劉信芳：〈清華藏簡（壹）試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43>，發表日期：2011年9月9日。
- 蔡哲茂：〈論殷卜辭中的「𠄎」字為成湯之「成」——兼論「𠄎」「𠄎」為咸字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77卷第1期，2006年，頁1-17。
- 蘇 穎：《上古漢語狀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